

【流光碎影】

□张帆

宽厚所街的张家大院

解放阁的对面如今已矗立起高楼大厦,2007年以前这里还是四合院密集的民居,一条只能容下单人穿过的狭窄胡同叫大湾街。街的西口与宽厚所街相连,我家是宽厚所街的老户人家,坐北朝南有一棵唐槐从墙内伸展出来的大宅院就是我的家。街坊邻居都称我们是大槐树底下张家。这座四合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院落里我们家族繁衍生息了11代,现已年过七旬的我是张家大院的第10代后人。

老宅子很深,从大门进入共有五个院落。大门不显眼也不气派,尖顶的门楼略显低矮,是典型的里大外小,越过越好的意思。进大门,东侧有个小院,里面有北屋、南屋各两间。二门较高,门台是大青石的,两扇黑漆的木质对开门又厚又重,门里上下有两排门栓。第二个院只有3间南屋,里面摆放着八仙桌和一对太师椅,是接待来访者的客厅。

第三个院是开放式的,两侧高高的石头墙。院里北屋是高出东西厢房一大截,带出厦檐的三大间过堂屋(正对主院的正堂屋),门前是两层大青石的高台阶,带镂空花格子的四扇木门可以随意开启,每扇门的中央有一块白色玻璃镶嵌着,四周贴了白色透亮的纸,透着古色古香的典雅和气派。西屋墙角有一口水井,井口不大但水很深且夏天水很凉,把西瓜放到铁皮水桶里,浸泡在井水里过一会儿就成了冰镇西瓜。东屋边有一棵年代久远的老槐树,枝叶繁茂弯弯曲曲伸延到西墙边,像是一位弯了腰的老人见证了家族的世代相传。

第四个院是大宅院的主院,这里是一家四代人的核心地。祖父母住在正堂屋,高高的尖顶屋脊,宽宽的木质雕花厦檐,大青石的三层台阶足有十五六米。门前矗立着四根带石座的圆柱。正堂屋有7间,中间3间摆放了条几方桌和太师椅,东西各是带套间的卧室和书房等。祖父母住最安静的里间,大伯父一家陪护老人住外间。我父母带着8个子女住东厢房,南屋便是连接前后两个院落的过堂屋。东屋窗前种有洋槐树,西屋窗前是石榴树,院里还有无花果,南屋石墙爬满爬山虎郁郁葱葱,每到花开季节,先是槐花飘香接着又是石榴花开红似火,满院阵阵清香,象征了大家族的兴旺。

从主院落进入第五个院子是一个月亮形的石门,这里只

唐槐泉畔,两座张家大院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济南还保留着城墙和城门,处处显露出古城模样,老百姓喝甘甜的泉水,住四合院的平房。在丁冬作响的泉韵里,我悠然自得地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光。如今老矣,蓦然回首,总会想到两处让我梦牵魂绕的四合院。



1962年作者大学毕业分回济南时,在自家老宅第三个院的过堂屋前留影。



王府池畔的张家大院。

有三间西屋做存放粮食的仓库。我们家书香门第,祖父是位私塾先生,父辈兄弟四人都做教员。我们大家族的堂兄弟姊妹共有32人之多,从事教育的就有十多个,我的3个姐姐都是小学教师,我们夫妇均为中学教员,称得上是祖孙三代的教师世家。2007年春,我们张家大院在旧城改造时被拆除。

王府池子的张家大院

穿越芙蓉街中段向东再向北拐的小街巷,可见一池碧水,

这便是素有“当年王侯家中池,今日百姓门前塘”的王府池子。此处的小街背巷、弯弯曲曲的巷见胡同是老济南人耳熟能详的老街景。

站在王府池子南岸向北望,对岸绿树成荫的院落便是我相识50余年的好友迺恭先生的家,这赫赫有名的张家大院祖上曾是德王府的武官,他家老宅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是相当气派的深庭大院,如今几十间瓦房大都已翻修改建,但北屋仍显露出曾经的富丽堂皇。宽敞的四合院里有垂柳、石桌、石凳;院内南墙

是开放式的(现已改造成白色花岗石的围墙),与清澈见底的泉水相连。在岸墙上竖着一块石碑,刻有“张家大院”四个醒目的红字。

张家大院至今仍保留着青砖墙、拱形瓦的老式民宅建筑样式。三间大北屋在“元宝脊”的衬托下,鱼鳞状排列着青瓦,坐在靠近泉边的石凳上向南眺望,王府池子宛如大院内的后池潭。酷夏老友常邀三五知己到自家院内,用泉水沏茶,围坐在石桌旁,享受“一盏香茗聚知己”的悠然,“二三好友论古今”的逍遥。

后庭院里有一棵百年树龄的石榴树,树干虽然不高,但枝叶繁茂,覆盖了多半个院落,每年5月石榴花开似火,初秋时节硕果累累,老树像一位老人见证了大院走过的朝朝代代,丰硕的果实又记录下多子多孙多福的家族兴旺。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加之宽敞典雅的四合院民居,引来影视界人士的关注,常常被作为外景拍摄地。迺恭老友自豪地介绍,早年张家大院就接待过张国立、李丁等“大腕”。

我亲临拍摄电影现场大约是2007年寒冬的一天,好友邀我去他家看电影的。迈进门让我大吃一惊,院内多了许多“新景”,中央竖起一个古旧的“牌坊”上书“腾蛟泉”三个大字,牌坊上还有攀藤缠绕,牌坊前有一方泉池,池内徐徐升起串串水泡,漂浮的绿色水草轻轻摆动,实际上都是道具。据说这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山东电影制片厂合拍的影片《一百元的尊严》,公映时改为《小胡同大尊严》。讲述的是这个大杂院里住了十几户人家,主人公是诚实憨厚的下岗工人贾师傅和卖煎饼果子为生的妻子。那天要拍的戏是热心的居委会主任把四邻八舍的老邻居召集起来通知,由于棚户区改造大院即将要拆迁……一年之后电影在济南上映时,我好奇地观看了此片,面对王府池子周边熟悉的小街背巷,尤其张家大院里的场景和街坊邻居的面貌,一种身临其境般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庆幸王府池子的张家大院能够保存至今,老式房屋虽已经过改建,但数百年的地基仍原地未动,每当迺恭夫妇邀请我们老友相聚在石桌石凳旁,品上一杯用泉水浸泡的香茗时,环顾四合院,怀旧思绪油然而生,老友们滔滔不绝谈论起悠悠往事,我也触景生情仿佛回到了大槐树下的那座四合院。



秋柳园杯 诗歌征文

投稿邮箱:lixiaohig@163.com

梦里泉城 (外二首)

□尹延斌

泉靛得没法再靛
水清得没法再清
摇曳的水草摇着幸福
霞光中的画舫游在仙境

护城河玉带环绕
解放阁巍峨高耸
历下亭穿越古今
阅尽芙蓉秋月 杨柳春风

击水轻吟易安
婉约如鹤华烟雨
挑灯再唱稼轩
豪放如豹突腾空

一城山色是灵动的睫毛
掩映着明湖少女的美瞳
夕阳嫣然一笑
醉飞了佛山倒影

入夜百鸟归林
梦里乡愁浓浓
多情的泉眼儿吐着珍珠
听听老济南 遍地丁冬

兴国禅寺的钟声

从小生长在千佛山下
一草一木都是我的芳邻
清晨沿山路拾级而上
一朵云在兴国禅寺招手

喜鹊匆匆飞过松林
把一轮旭日带上山顶
远眺齐烟九点
卧云如锦 垂柳如丝

空谷佛音袅袅
我信
信湛湛湛湛的天空
是云的舞台,鸟的天堂

风吹过山梁
去寻那朵云的碎片
兴国禅寺的钟声响了
天天撞醒我的红尘

唐槐

皱纹老了
时间并不会老
就像
这棵龟裂的唐槐
龟裂
不了盛唐的月光
只要
春风轻轻呼唤
就会兴奋地伸展新枝
把历久弥新的爱
开成一片五月的槐香

大明湖 (外一首)

□段维荣

仙女
把宝镜遗落
从此
只照人间美景
不照仙女妆容

夜
明湖拂尘
等
月亮梳妆

护城河之夜

银河落凡
把盏盏橘灯点燃
再抛一副水袖铺展
明湖沉醉舞翩翩
娥英河畔
泺泉池边
怎可辨
天上人间

【民间忆旧】

□陶玉山

据史料记载,位于大明湖北门西北角的济南老北关车站始建于1904年,当时就是一座砖木结构的西洋式二层小楼。这是一个慢车车站,一天就那么几趟车经停,而且车况都不是太好。我和老北关车站之间还有一段扯不断的缘分。

1987年下半年,我处上了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两人确定了关系。按照济南的风俗习惯,我需要到女方家接受其家人尤其是其父母的“审查”。对象的家在济南东郊的郭店,当时有郊外公交车途经,但每天班次很少,而且乘客很多;对象回家,都是到老北关车站乘坐火车。那时,每天早晨7点20分有一列路过的短途慢车,停留三分钟,到郭店只需要花费4毛钱。由于是短途慢车,车上乘客很少。到了

第二年的大年初二,济南传统的女婿到丈人家探望的这个日子,我一早来到了老北关车站。别看是过年,又是走亲戚的好日子,车站的人稀稀落落,根本不用排队就可以购票。由于来得早,我有空打量了一番这个过去难以来到的小火车站。

售票处和候车室在一座二层的洋式红楼里,这个红楼面积不大,但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部结构都非常协调,特别是门窗,极具异国情调,看上去典雅别致,尽管褪色不少,但维护保养得非常好。就连候车室的连椅也是样式独特,做工细致。

红楼前面有几个卖零食小吃的商贩,他们或者拎着竹篮子散步一样来回转悠,或者在地面上铺上一块塑料布,将所卖的物

品整整齐齐地摆上面,看到有人来了,就不住地吆喝着叫卖。红楼的斜对面是一家简易棚茶水铺,长方形的茶桌上两排玻璃茶杯错落有致地摆在那儿,那茶水杯里的茶水满满的,都用一块巴掌大的玻璃盖着,隐隐地好像有茶水特有的清香弥漫,五分钱一杯。有些等车的人,可能是口渴了,也可能是打发等车的这段无聊的时间,坐在茶水铺的

马扎上悠闲地品尝着茶水。整个车站疏密有致,让人感觉舒适而安逸,和不远处都市的喧闹杂乱形成鲜明的对照。检票处在红楼西边,穿过一条窄小昏暗的走廊,就到了楼后面的车站月台。所谓月台,其实就是一处不大的平坦的空地,前面就是几条笔直的轨道。

火车来了,零星的乘客在此鱼贯上车。

可能是老北关车站良好的氛围给我带来了幸运和福气,第一次到对象家,就博得了一家人的好感,没费多少周折,就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审查”。结婚后,即使去对象家的公交车增加了许多,而且也很方便,但我不为所动,执意到老北关车站坐火车,一直到那列短途慢车停发。

现在,老北关车站周围的民宅已经夷为平地,那座褪色的红楼也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面貌,在周边林立的高楼大厦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落魄孤寂。每当路过此地,我都会驻足观望一会儿,对老建筑命运的惋惜和往事的留念交织在一起,心情复杂难言,久久不能平静……

老北关车站的小红楼

